

联 合 国



安 全 理 事 会

正 式 记 录

第 二 十 一 年

第一三〇九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309).....	1
通过议程.....	1
巴勒斯坦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7540).....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零九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卡拉登勋爵**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法国、日本、约旦、马里、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临时议程(S/Agenda/1309)

1. 通过议程。
2. 巴勒斯坦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540)。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巴勒斯坦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540)

1. **主席：**按照以前所作出的决定，经安理会同意，我现在请以色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科麦先生(以色列)、托迈赫先生

(叙利亚)和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在星期一的第一三〇八次会议上，安理会同意沙特阿拉伯代表的请求，允许他在会议上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发言。因为那次他的发言尚未结束，我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J.M.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3. **主席：**安理会将会注意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文件 S/7553，此项文件是由秘书长根据安理会在第一三〇八次会议上的要求提出的报告。秘书长在该报告的第20段中提到了即将进行的一次调查和进一步的报告。现在，我正式要求秘书长在调查结束以后向安理会再作一次报告。

4. 现在我请秘书长发言。

5. **秘书长：**根据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在文件 S/7553 中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我已要求他就其报告的第20段提及的调查提出进一步的报告。我接到该报告后将立即提交安理会。¹

6. **主席：**我们期待着收到那份报告。现在我们继续上次会议所推迟的辩论。首先，请上次会议上已开始发言的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上次会上，我打断了他的发言，但他还是很乐意地接受了当时我向他提出的要求。今天，我决定不再这样做。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继续上次会议上已开始的发言。

7.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你上次打断我的发言非常恰当。因为这样就使我有机会来阐明我的论断，并在这次会上向你和安理会其他代表们提出我的一些结论。

¹后来作为 S/7561/Rev.1 号文件散发。

8. 让我重述一下，我上次谈到了四个主要论点，这些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用以断言巴勒斯坦是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论点。我简略地谈到了关于种族的论点，同样地我谈到了宗教的论点，也涉及到历史的论点。上次我没有时间谈到人道主义这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就是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甚至在他们侵占巴勒斯坦之前就用来说明他们为什么要先建立一个民族之家，最后再发展成为一个国家。

9. 我在上次的发言中，谈到了关于犹太人在西方世界遭受迫害的问题。如果我自己是个犹太人，生活在离现在很久的第十世纪，甚至早在第八世纪，直到几乎二十世纪中叶，我也会这样做，以便针对欧洲犹太人所遭受的有组织的迫害谋求一项解决办法。我们没有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与他们发生争执。从人道方面讲，他们也必须有个安身之处。当然，阿道夫·希特勒无意识地偶然地帮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事业的忙。在纳粹分子手里，信奉犹太教的人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不仅遭到了残酷迫害，而且蒙受了无穷苦难；我们大家所有各种信仰的人对此都感到悲痛。

10. 然而，许多帮助建立篡权国的西方大国似乎没有看到，由于他们帮助在一个人口相当多的地区建立一个国家，这使巴勒斯坦的本地居民受到了非正义的迫害。我应当说，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委任统治地，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联合王国将会让巴勒斯坦人民准备自决。

11. 我在上次的发言中，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先驱是欧洲人，他们生根在欧洲，受欧洲文化和传统的培育。犹太教——他们的伟大宗教——不幸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作为达到他们政治目的的动力。关于历史上的根据，我们的犹太复国主义同事在那天——我记得是在联合国大会上给叙利亚代表的答复中，提到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联系早在三千年以前就开始了。

12. 如果我们把历史论点，就是说把一个民族在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同某一片国土或领土有联系作为依据的话，那么我们的意大利同事为什么不可以因为罗马人在联合王国尚未被称为联合王国以前就在那里起了文明开化的作用，而有一天声称联合王国应由意

大利占领呢？墨索里尼也许在某一时期曾很想这样做的。为什么住在这个大陆上的印第安人——过去住在这里，现在住在指定的保留地区就不能声称整个美国应该在他们的统治和支配之下呢？我们是否因宗教问题而予以任何歧视呢？难道印第安人从来就没有在这里住过吗？谁不知道那个中央公园是他们从前拜神的地方呢？难道美国肯听从任何一个印第安人宣称美国的某一块土地应该归还给他们吗？我认为连引证这样的历史联系作为论据也是愚蠢的。

13. 我是个阿拉伯人，当然有人会说巴鲁迪谈到这个问题时一定会有偏见，并不是说他是有偏见的人，而是为了阿拉伯的事业他必然会有偏见。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勇气向大家朗读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的几段。这个历史学家不是别人，正是托因比。我想这本书是今年四月出版的。他说：

“犹太人皈依西方民族主义的后果是，在当地建立一个以色列的犹太国；而建立以色列国的后果就是对在这片国土上讲亚拉姆语和希腊语的那些人进行掠夺。这些人的祖先在这里居住了一千八百多年。他们失去了家园、土地和财产，而沦为难民。这种不公正待遇比流散社会结构之颠倒迄今为止加之于任何一个民族的不公正待遇都更为严重。”

这是托因比先生讲的。他继续说：

“虽然西方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有足够的力量在当地建立一个以色列的犹太国，但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使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散居在非犹太人之间的这种情况加以根除。以色列人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分散在世界范围内犹太社团中的少数。散居在北美洲、西欧的犹太人仍然占多数。犹太人真正的民族家园不是以色列，而是西方。他们的未来是在这里。”²

14. 有时我不免怀疑有些西方国家和美国是否要排除犹太人，把他们遣往以色列。二十五年前我来到这里，并开始把维护人权作为我的事业。我在报上看到，有时也发现当我在纽约城以外找个旅馆时会碰

²阿诺德·J. 托因比：《变化与习惯：我们时代的挑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86页。

到“有限制”这样的字眼。我不知道“有限制”一词是什么意思。有人告诉了我，我感到悚然，因为我本人就是闪族人。他们说“有限制”一词就是指某一个旅馆不接待犹太人。感谢上帝，由于在美国的犹太人和其他人的努力，制定了法律，保证人们不因宗教信仰和种族血统而受到歧视。为此我感谢上帝。

15. 但是开明的美国人要使所有的人能在美国感到好象在自己家里那样毫无拘束，那他们还得进行艰巨的斗争。我有时不理解为什么美国帮助建立了以色列。我们从历史上了解到民族主义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名义下，干出了许多蠢事并犯下许多罪行。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利用宗教作为手段，以达到自身目的的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运动。

16. 我提到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那天正是我们的朋友戈德堡先生提到了宗教的犹太复国主义，这没有什么不对。每个人都被赋予权力由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唤起他的宗教情绪。可是，在所有的犹太人都能汇集到巴勒斯坦以前，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加深了所有犹太人双重国籍的观念。那天我说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很多犹太人并不拥护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他们并不愿意住在巴勒斯坦。

17. 在这件事上，作为一个研究我们地区和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的人来说，我想引用亨利·摩根索的话。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驻土耳其的大使。我见过他的儿子，他叫小亨利·摩根索。不过他变成一个政客，他的父亲倒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这是谁都可以从他一九二二年在美国出版的回忆录中看出来的。我不想朗读回忆录中一些较长的章节来增加安理会的负担，我只想朗读有关犹太复国主义那一章的结尾，这样就可以保证使一位政治家的这段话传到住在美国或其他地方所有的犹太人的心中去。

“我在前面的几页中已阐明了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理由。这些理由清楚地说明了我为什么在本章开始就断言犹太复国主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一种投降。犹太复国主义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这实际上是把权交给少数深受外国传统影响的人手里，让他们开历史的倒车，因而丧

失我和具有同一信念的先辈们在美国为我们自己所赢得的一切。我们已经打开了一条通向自由、平等、博爱的道路。我们的灵魂得到了安宁。我们不能让人抢走我们的这些成果。我们在美国真正享有我们所获得的精神自由、经济成就和社会地位。在美国，任何一个希望成为锡安山圣徒的犹太人，只需致力于他心灵上天赋才能的修养——没有人会阻止他的。在美国，任何一个寻求物质报酬的犹太人，只需发展自己的智力和品德——在他和他所取得的成就之间不存在任何障碍。在美国，任何一个向往社会地位的犹太人，只需培养他的举止和风度——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歧视阻碍他成为真正的绅士。在法国的犹太人认为法国是他们的锡安山。在英国的犹太人认为英国是他们的锡安山。我们在美国的犹太人认为美国是我们的锡安山。因此，我拒绝人们称我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我是美国人。”³

18. 你们为什么不能成为美国人，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呢？不要搞双重国籍那一套。你们不能资助一个篡权国，而仍然被称为美国人，因为这是违反美国的理想和宪法的。天哪！醒醒吧！不要因为有一亿阿拉伯人坚决不承认“以色列国”就把世界投入另一次冲突中去，而不顾这样的事实：东方犹太人不是我们的堂兄弟，而是我们的同胞兄弟，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争执。

19. 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就是欧洲对我们阿拉伯的入侵。建立以色列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满足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使西方国家达到它们的政治目的；二是在阿拉伯世界打进一根楔子用以妨碍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它是阿拉伯的心腹之患，是一座桥头堡；也可以说是西方国家大肆活动的场所，也是西方国家对远离它们国土的一个民族进行干涉的托词。

20. 在美国我们谈到殖民主义。古典式的殖民主义是一个强国侵占某一块领土，对它进行剥削，但并不是去开化它。开化这个因素是殖民主义者所到之处的副产品。我们认识到殖民主义者不是有意地而是无意地在殖民地作出了许多贡献。

³亨利·摩根索，回忆录（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佩奇公司，一九二二年），第403页。

21. 以后我们在一九一九年觉醒了。主席先生，你那时的年龄一定和我差不多。那时我们发现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它叫做委任统治制。主席先生，我知道你是怎样为那些生活在委任统治之下的人们的自由而奋斗的。委任统治制是伪装的殖民主义；很显然，它是变相的殖民主义，设一个高级专员统治他下面的傀儡政府。这些都是和平盟约和凡尔赛条约的产物。那时，我才十四、五岁，我亲自在委任统治之下生活过，所以我知道委任统治是怎么一回事。

22. 还有一种类型的殖民主义，我自己给它取了一个名字。我在联合国工作多年，觉得有资格替它取一个名字。它叫代理殖民主义。这样就不必侵占领土，也不必设高级专员，而是通过施加压力和通过财政束缚等方法来建立和维护一个傀儡政府。这就叫做代理殖民主义。

23. 我不想列举这种殖民主义的一些例子。在别的委员会上我们还有机会谈。但在安理会我们一直在谈论一些事件，而且仅仅谈论症状。我现在要想做的是深入到事物的根源。这样，安理会就可以不必把时间浪费在经常一再发生的一些事件上，也就可以根治疾病，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24. 我们还发现另一类型的殖民主义，即搞国中之国。在这些国中之国里，很有一些人仍然接受原先殖民主义国家的援助，而这个殖民主义国家就无需再侵占领土了。这样的殖民主义国家有时发现实行代理殖民主义有困难；或者说，它们不能再坚持说委任统治正在被用来达到让一个民族准备自治的目的。因此它们就制造这种国中之国，在符合它们的要求时就加以利用。它们建立这种国中之国并不需要得到有关国家的同意，就象它们在巴勒斯坦所做的那样。这种国中之国能够便于为建立它们的强国服务，而不一定要取得有关人民的同意，就象这个事例中并未取得阿拉伯人的同意一样。

25. 我认为，以色列就是某些西方强国和美国为了那个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以色列完全不能自立。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企图在全世界，尤其在西方国家向犹太人灌输复国主义思想，但没有取得成效。

[这时有人从旁听席上打断他的发言。]

26.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听到了。没有关系。哦，不要发火。他是一个可怜人。别管他。请别伤害他。

27. 你们看到了他们是怎样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怎样干的。我同情这个人。请相信我，我同情他。犹太复国主义者用灌输或所谓洗脑筋的手段把他们搞得发狂了。可怜，可怜的人。就在纽约城这里有许多象他一样的人；另一方面，这儿也有很多正常的、头脑清醒的犹太人。

28. 主席先生，我可以讲下去吗？

29. **主席**：可以，讲下去。

30.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不能自立。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力图对全世界的犹太人灌输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如刚才在此大喊大叫的那位先生就受到犹太复国主义的毒害。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更是如此。甚至在我听到那位先生因为我的发言而大发牢骚以前，我就时常这样讲的。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为了扶植以色列，为了保证它生存下去。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择手段力使美国扶植以色列和保证它生存下去。让谁付出代价呢？他们自己付出代价吗？是的，有时是纳税人付出代价，但是更多的还是阿拉伯人，也就是所有巴勒斯坦的本地居民付出代价。不要老记着他们是阿拉伯人；他们是本地人，他们已在那里生活一千八百多年了。我认为，他们生活在那里还不止这么久，因为谁知道他们的祖先从什么时候起就生活在那里呢？

31. 而犹太复国主义者怎么能做到这一切呢？天哪！美国只有几百万犹太人，其中百分之九十八是忠诚的美国公民。我敢发誓他们是忠诚的，因为在这个城市里的犹太人中有许多朋友。你们该晓得，我的医生是个犹太人，我信任他。替我做衬衫的裁缝是从维也纳来的犹太人。他是个很好的裁缝，如果有人感兴趣，我可以把这个裁缝的地址告诉他。我想买点什么小玩意儿、什么首饰之类或其他东西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城市里的犹太人有最好的首饰珍宝。我尊敬他们；在我们阿拉伯人和我们的犹太兄弟之间没有什么

争执。但是在我们的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却有很多分歧。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32. 我来举例说明我怎么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会有这么大的势力。在一九五九年或一九六〇年我碰巧在慕尼黑。在慕尼黑国家剧院后面有一家哈格咖啡馆，它以咖啡和花色点心出名。那个地方不大，有几张小圆桌，每张桌子周围有两、三把椅子。我正独自坐在那里时，进来了一位先生。他问我是否可以让他坐在我旁边。他跟我攀谈起来，在谈话过程中他知道我是阿拉伯人。他说：“哦，我们是阿拉伯人的朋友。”我反驳说：“没有这回事。”他说：“你是什么意思？”我说：“你说你们是阿拉伯人的朋友，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这些德国人是使我们遭受痛苦的根子，要是希特勒对可怜的犹太人没有那么蛮干，那么在巴勒斯坦就不会有犹太国了。”

33. 这时又有一个人进来了，我知道他们两人一定都是军人，因为第一个人向后来者敬礼时几乎将脚跟碰得卡嗒作响。最后我才知道他们都是来自上等家庭，在大战期间他们不得不成为纳粹分子。两人中一个是将军，另一个是他的上校。

34. 先坐在那里的那个上校把我刚才和他所说的话低声地告诉了那个将军——他们都穿着便服。然后那个将军把话头接了过去。他说：“我们德国人在大战中被打败了。希特勒犯下了许多错误和残暴行为，现在我们是战败国。我们需要复兴。美国向我们提供了一切专门技术和必要的资金。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喜欢我们，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他们不帮助我们，德国就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在大战中失去亲人的美国人仍然怀恨在心。”

35. 我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不仅希特勒通过残暴行为对建立以色列国帮了忙，而且你们政府最近还给了以色列八亿一千五百万美元，或八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作为赔款。我们认为这些赔款是反阿拉伯人的敌对行为。因此你们不要表白你们对我们的友谊。德国与所有的大国，与所有的强国都是一个样子。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先生，我所说的都出于敬意，并没有意思要伤你们的感情！”

36. 他反驳说：“要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必须付

八亿二千五百万美元那就好了。”当然，我很想知道。他继续说：“战争一结束，美国就派谈判人员到德国来。他们中间有些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另一些人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象犹太人一样是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谈判过程中——我们需要美国的帮助和支援——他们好象说过，‘如果你们愿意保证接受对以色列给予赔款这个主意，我们当然会提供方便，使你们取得相当的拨款。’”然后那个将军对我看看说道：“当你知道赔款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美国本身时，这就可能会使你得到一些安慰。”我说：“我并不在乎赔款是从哪里来的。”

37. 我引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为了达到它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地钻进一些西方国家或美国政府的高级阶层。难道要我告诉你们犹太复国主义者如何在西方世界控制大量宣传工具吗？他们是怎样甚至在什么时候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一经接触，就利用那些人的情绪，一如他们以前利用过在巴黎、英国的罗思柴尔德家族以及在这里富有的犹太人的情绪，难道我需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们吗？我还是留一点让你们自己去想象吧。

38. 现在，我们必须涉及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赫茨尔先生——西奥多·赫茨尔——有一个美好的梦想。他认为犹太人应该汇集在一起，这样他们就不遭受有组织的迫害。他从来就不会接受把一个什么犹太国强加在本地居民这个民族身上的想法。在第一三〇八次会议上，我读了一篇文章，说明以色列的犹太人，包括阿拉伯犹太人或者东方犹太人在内，仅占世界犹太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七。要不是以色列在美国这里发行公债和犹太慈善家慷慨解囊，以及基督教慈善家有时对以色列的捐款，那么，犹太复国主义者怎么能将另外的一千四百万左右的犹太人集中到一条几乎不能养活目前住在那里的居民的狭长地带上呢？对慈善事业捐款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这些捐款的目的却是为了把这根楔子一直插在东方阿拉伯的心脏里呀！

39. 由于以色列的存在，现在有一百二十五万难民和三十万其他巴勒斯坦人散居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他们做梦也在想念他们的家乡，他们的果园，怀念他们在那个圣地所过的和平的家庭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道主义的论点又怎么能站得住脚

呢？难道对以上情况就不考虑人道主义吗？人道主义是可以分割的吗？你能够对一个民族实行人道主义而对另一个民族采取相反的态度吗？我认为，人道主义和仁慈一样是不可分割的。我不能对一个人仁慈，对另一个人不仁慈而仍然被称为仁慈。假如你是仁慈的，你就该对所有的人仁慈。

40. 现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心在搞扩张，使阿拉伯世界感到惊恐，因为阿拉伯国家迟早必将与以色列的扩张发生冲突。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不会冻结向以色列移民的。

41. “听其言而知其人。”以下摘自一九六六年五月三日星期二在美国出版的克利夫兰实话报：

“以色列寻求美国的移民。据以色列移民部门负责人 S. Z. 什拉贾伊说，两年以来，以色列每年接受大约二千名美国移民。他在美国旅行中昨天路过克利夫兰时说：‘我希望每年有一万名美国移民。我们需要六百万人口。我们需要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美国在财政上已给了我们援助。’他又说，‘现在你们必须在人力上援助我们。’”

扩张！但是，即使是六百万，也还照顾不了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

42. 为什么要回溯到五月份呢？就在上星期日，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通讯记者写的文章，他访问了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鼻祖本·古里安先生。本·古里安刚过八十岁，就在那天巴勒斯坦的数达二百万的犹太居民为他祝了寿。这样做是对的。这篇文章报道了本·古里安先生的讲话，其中一段说：“我们必须从伊斯兰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移来更多的犹太人，”——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是中国，我不知道本·古里安说的共产主义国家是否包括中国在内——“并且鼓励从富裕国家，如美国，那里来的阿里耶”。阿里耶的意思是有拓荒精神的移民。

43. 那么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怎样着手去办的呢？他们硬说有反闪族主义的情况。我已一再指出，在那些可以被称为闪族人中，阿拉伯人约占百分之九十八。我曾对一些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朋友说过：“如果有反犹太教的情况，那是不幸的，而且是十分令人遗憾的，我们都应该向它作斗争。”但是象反闪族

主义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除非你硬要说反闪族主义就是反犹太教。但是我们阿拉伯人都是闪族人。依我看，除了在以色列以外，其他地方并没有反阿拉伯人的运动。我们是闪族人。这些年来，我在许多国家旅行过，但实际上没有发现什么“反闪族主义”。是的，现在仍然有反犹太教的情况，但是它正在消失中，不幸的是反犹太教的情况有时会露头，这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好战的一种反应。

44. 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竭力对苏联施加压力，迫使苏联让它的一些善良、忠实的犹太裔公民迁居巴勒斯坦。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在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委员会中，我每天都得处理这种反闪族主义的问题。不仅在委员会中，而且与某些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以及其他的人——他们碰巧是犹太人——在一起时，我也会遇到这个问题。我和那些自称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人交谈。我对他们说：“天哪！千万不要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犹太人的命运上。在这个国家里，正在制订法律，最终一定会消除种族歧视和宗教偏见。我们对于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敬意。但是，你们想到没有：如果有一天美国或西方国家出了什么事的话，无辜的犹太人将成为替罪羊，而你们都可能在流氓和顽固分子手里遭到迫害？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流氓和顽固分子的。我是以人类兄弟的身分跟你们谈的。不要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你们自己身上。你们看看报纸，由于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缘故，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篇幅是关于犹太人的问题。”

45. 主席先生，我这儿有些数字。我听说有四百五十万乌克兰人和二百二十五万白俄罗斯人遭到了纳粹党徒的杀害。二千万俄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生命，其中有四百五十万乌克兰人和二百二十五万白俄罗斯人。我们现在还听到他们的哭喊吗？我听不到。当然，俄国人在家里仍然对他们遭到的严重损失感到心痛。他们在报上还塞满着：“我们遭杀害，我们遭屠杀，我们遭迫害”这一类的话吗？这是使人难过的，是很悲惨的。只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不断地哭喊着。我告诉我的犹太朋友们：“天哪！不要哭喊了。不要在报上大肆诉苦了。如果有一天事情搞糟了，你们将会招惹那些人的注意的，他们会将那些不幸的遭遇归咎于你们，虽然你们也许是完全无辜的。”

46.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说：“他是个阿拉伯人。他是别有用心的。”但我没有什么个人企图的。我觉得每一个阿拉伯人都是人类的一分子。按照阿拉伯人的教义，我们都是兄弟。“谁最爱人类，谁就最接近上帝。”没有什么犹太族、英国族、阿拉伯族。不管是什么肤色，只有一种现代人类。正如我在上次会议上所讲的那样，原始人已经不存在了。在现代人类作为地球上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种出现以前，那些原始人是存在过的。不管你是黑种人、白种人、红种人还是黄种人，总之，作为犹太族或阿拉伯族这样的种族是不存在的。

47. 我们阿拉伯人同联合王国的康沃尔人、威尔士人、约克郡人、苏格兰人一样，彼此民族不同。主席先生，我在你的国家里生活过。那里有诺尔曼人的血统，甚至还有腓尼基人的血统和迦南人的血统——我所指的那些人，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去过康沃尔寻找锡矿。他们还到过爱尔兰。我们所有的血统都是混杂的。

48. 有没有一个伊斯兰种族？天呀，没有这回事！在中国，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三千万、四千万、五千万人究竟怎么说？他们是穆斯林种族吗？不，宗教是介于人和他的良知之间的、是介于人和他认为是一种大于他自己的力量之间的。说犹太教是一个种族，这是骗人的鬼话。你以为你在骗谁呢？犹太人类学家、科学家和其他的人告诉我们这个种族问题已经被推翻了。

49.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仅在三天前，我到这个城市的第六十七号街参加乌克兰的招待会。强烈的灯光集中照射在该外交使团对面的一块匾额上，匾上有这样的一句话：“听听被压迫者的呼声”。我想这句话来自圣经·诗篇中大卫的诗——我没有把握——主席先生，你是一位卓越的圣经学者。在这句话下面的铜牌上还刻着：“苏联犹太社团”。谁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个委任状来签上：“苏联犹太社团”并说“听听被压迫者的呼声”呢？在联合国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为促进两个巨人般的大国的缓和而工作。正当这项工作在进行的时候，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个城市的中心装置了这样一块匾额。

50. 在这里甚至有一些政客，他们并不是犹太

人，正如我不是神道教徒或佛教徒一样，但他们戴上一顶犹太人戴的便帽，以便能够得到在美国的犹太社团的选票。所有这些事情正在发生着，但与此同时，这儿的犹太人却过着和平而幸福的生活——摩根索先生说他们应该过这样的生活。

51. 关于在苏联的犹太人，我已经向苏联方面核对过——不要说苏联撒谎——不是在今天，而是当我在第三委员会工作期间。除非去追根求源，找出一些事实，否则我是不能跟人攀谈反闪族主义问题的。以下是苏联人告诉我的要点。在苏联，犹太人同其他公民一样，受到同等待遇，甚至有些犹太人提升到苏联的某些最高职位。我是苏联革命的同时代人。我记得，有许多在苏联的犹太人曾获得一些最高的职位。这并不是由他们的宗教，而是由他们的成就决定的。犹太教是他们的宗教，但与他们的才干毫无关系。他们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无论是共产党俄国或是沙皇俄国，谁能说俄国没有产生过伟大的文明呢？例如它有陀思妥也夫斯基，柴可夫斯基，果戈理等等。又如在列宁时代，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一个人不仅要享有自己的政治权利，而且要享有自己的经济权利的理想。政治权利是法国革命的贡献。在那次革命中有过火的现象，在每一次革命中都有这种现象，阿拉伯革命也是这样。这算不了什么。除非有坏的动机，否则，我们为什么老是只看到事物的阴暗面呢？你们也许要问，为什么巴鲁迪代表沙特阿拉伯要提出这一切事实呢？因为这些事实与安理会面前的这一事件有关系。我在联合国呆了二十年，我认为，现在应该是将这些赤裸裸的事实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时候了。

52. 安理会今天谴责这一方，明天谴责那一方。如果决议没有被否决，便加以分门别类。症状是存在的，疾病仍在猖獗。

53. 我向你们保证，我们的国王陛下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是，他非常明确地阐明了他自己的立场和他的国家的立场。我手里有一份刚从沙特阿拉伯收到的国王陛下声明的英译本全文，我不想用国王陛下的声明全文来妨碍安理会的进程。只用声明中的一句话就足以说明问题：

“利雅得，十月九日。

“费萨尔：我们拒绝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昨天，费萨尔国王陛下郑重宣布了沙特阿拉伯拒绝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这不仅仅是一条新闻。国王在首都发表了讲话，一万多人听了他的演说。他在对利雅得群众大会讲话中说道：

“为了恢复巴勒斯坦，并设法使它回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手中，如有必要的话，沙特阿拉伯人民，包括我自己，我的弟兄们和我的儿子们，都将站在最前列。”

54. 这不是说给国内的人听的。那是一种西方的说法：他们说某某人的讲话是说给国内人听的。我们阿拉伯人无所谓说给国内和国外听的。我们国王讲的话完全是出于真诚的，我可以肯定，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这样的态度。干脆地讲，安理会的代表们应该懂得这是包括沙特阿拉伯人民在内的一亿阿拉伯人的态度。主席先生和安理会的代表们，不要象处理症状一样去应付这里或那里发生的事件。这样做，你们不是在医治疾病。不管决议的内容是什么，你们只是在应付症状，如同一个人只是用阿斯匹灵来医治常发的头痛病一样。这里我讲到了问题的症结，请大家耐心。

55. 巴勒斯坦本地人民从来不是签订总停战协定的一方，他们当然不受这些协定中任何条款的约束。因此，任何阿拉伯政府，包括沙特阿拉伯政府，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巴勒斯坦的本地居民。

56. 一九二〇年，巴勒斯坦人组成了一个民族。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所赋予联合王国的委任统治权，难道不是为了使巴勒斯坦人民准备完全独立吗？联合王国未能执行委任统治的条款。前几天，我已经谈到为什么它未能执行这些条款。为什么联合王国特别是在巴勒斯坦失败了，而不是在伊拉克呢？伊拉克本来是在委任统治之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曾经处于法国的委任统治之下。这些拥有委任统治权的国家最后尽了它们的责任，所以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现在坐在这张桌子周围，是具有充分资格的会员国。伊

拉克人民也是受同一国家即联合王国的委任统治的，为什么联合王国在巴勒斯坦失败了，而在伊拉克没有失败呢？答案是清楚而含糊的：只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一九一六年曾向联合王国保证，他们将促使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协约国一方参加战争。因此，联合王国在这面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努力付出了代价，并以暧昧的贝尔福宣言来满足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个宣言是违反联合王国政府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对阿拉伯国家再三许下的诺言的。

57. 如果联合王国没有尽到委任统治赋予它的责任，这是因为它企图同时向几方面讨好的缘故。人们也许要说，这样做是由于战争时期的权宜之计。但战后又是怎样呢？德国人被打败了，协约国以战胜者的身分出现了。他们作为战胜者出现，照理应该遵照国际联盟盟约的条款和协约国的诺言去解放一切在外国奴役下的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散发了许多小册子。我记得在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间，阿拉伯人拣到了几本这种小册子。里面说道：“打败土耳其人，你们就会获得解放。”我所指的不是今天的土耳其国家，而是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而协约国则宣称自己是对一些国家的命运拥有委任统治权的国家，即所谓要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准备实行自治。就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来说，这个所谓使人民准备独立的过程被破坏了。巴勒斯坦本地人民被出卖了，被出卖到伦敦的泰晤士河和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里去了。

58. 那些协约国以为在欺骗谁呢？欺骗阿拉伯人吗？不！先生，他们只是在欺骗自己，因为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阿拉伯人就发觉他们是受了协约国的欺骗而成为牺牲品了。

59. 我们再回到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上来。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成了西方国家强权政治把戏中的小卒。无论如何，巴勒斯坦本地人民以及任何其他有关人民的权利是固有的和不可剥夺的，而不是依靠这个、那个、或任何一个强大的外国的许诺而得来的。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曾经对巴勒斯坦本地人民许下很多诺言，仅仅这个事实就等于承认了那些权利的存在。

60. 但是，必须在安全理事会这里断然地指出，

使每个人知道，巴勒斯坦本地人民从来没有授权给任何阿拉伯政府来代表他们去采取行动。我愿把这个声明再重复一遍：巴勒斯坦本地人民从来没有授权给任何阿拉伯政府来代表他们去采取行动。后来，巴勒斯坦本地人民也没有接受或批准总停战协定。巴勒斯坦本地人民——不但是住在难民营里的，而且还有那些散居各地的——决心把他们的家园从外国侵略者手里解放出来。

61. 自从把以色列强加于巴勒斯坦以来的十八年，应该足以使联合国、特别是使安全理事会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冒险行径已经失败了。一亿阿拉伯人仍然完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侵入巴勒斯坦的心脏。你们将怎样对付他们呢？跟他们打吗？把一亿阿拉伯人都杀死吗？他们团结得象一个人。不要老是弹分裂阿拉伯人的老调。我们阿拉伯人有句谚语说道：“我和我的兄弟反对我们的表兄弟，但我的表兄弟和我都反对陌生人”。这是一种部族制度；我们就是这种部族制度的继承人。

62. 我现在坦率地说，所有在巴勒斯坦已经发生的和将继续发生的悲剧性事件都决不会停止，因为这些事件就是这样的症状，说明有人对圣地本地人民犯下了不法行为。那些邻国，如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都不应当为这一类事件而受到责备，因为那些事件反应出一个受霸占、受伤害的民族正在渴望着返回他们自己的家园。说实在的，如果安理会期望寻求一项介决办法的话，它就不应该再忙于应付这些事件，而应该去追究问题的根源，去医治疾病，而不是仅仅去减轻症状。这是唯一现实的态度。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建立一个犹太国的事业再也站不住脚了。安理会应该做的是要求以色列当局打开他们这个国中之国的大门，使这些欧洲犹太人有可能移居到更合适的地方去。如果这一措施不被采纳，就必然会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军备竞赛，从而最后导致非常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谁知道？——可能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卷进这个漩涡里去。

63. 这不是什么插话，而是严肃的事情。我们沙特阿拉伯人曾经得到保证——我相信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曾得到过保证——说西方国家的武器将不会输送给以色列；又说美国不愿意看到有军备竞赛。但是我

们现在看到的事实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西德正在把一船一船的装备、武器和弹药送往以色列。当我受权向某些德国人谈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却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受到了美国的压力嘛。”美国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美国施加了压力。西方国家曾经不断地向阿拉伯国家许愿——主席先生，你一定记得，在那个时候，西方国家的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那时你为我们的斗争，即为殖民地人民的斗争而战斗过，你是自由主义者，我向你致敬——一方面他们经常答应让阿拉伯人民得到解放，而另一方面他们却把巴勒斯坦许诺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席先生，无论如何，这些事情都是保守党干的，与你毫不相干。

64. 难道全能的上帝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张地契，赐予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所有权吗？我再说一遍：难道全能的上帝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张地契，赐予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所有权了吗？如果上帝真的这样做了，那么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什么不把这个神圣文件拿出来给本安理会的代表们传观一下，以资证明呢？上帝，阿拉伯语叫阿拉即真主，愿它的名字受到尊重和崇敬，就是这个上帝，也就是宇宙万物和地球上所有人类的创造者，难道上帝把土地分配给这个行星上各种宗教组织或团体了吗？如果上帝这样做了，那他们为什么不拿出证据来呢？证据又在哪里呢？难道说上帝只愿把巴勒斯坦送给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让世界其他国家用征服的手段去占有领土吗？我们用阿拉伯语说：“真主决不会歧视这个世界上的这一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的。”

65. 另一方面，难道全能的上帝把一种委任状给了某些西方国家，尤其是联合王国和美国，使它们有权帮助犹太复国主义者用武力去征服巴勒斯坦，把巴勒斯坦本土人民赶出自己的家园而把他们塞进难民营吗？这些难民营分布在篡夺者的人为边界附近，好象这些边界就是在所谓神圣的地契中明文规定的分界线似的。这些似乎曾经自命为上帝代理人的世俗国家为什么不把伪造的或想象的委任状拿出来让安全理事会彻底审查呢？我们这里有个证书审查委员会嘛！

66. 没有什么地契，也不存在什么委任状可以证

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要求是合法的。巴勒斯坦这个不幸地区的被篡夺，是那些至今还认为强权即公理的人们所造成的，与此同时正义呼声不停地在联合国大门外央求着，并不停地敲着本安理会会议厅的门。这呼声代表着被赶出自己家园的、被关进难民营里的和靠一点点救济金糊口的那些人。他们每个人都象一座潜在的人的火山，迟早要爆发的，从而给这个地区带来更多的悲哀，而就是在这个地方，耶稣曾说上帝就是爱；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抛弃了曾被戈德堡先生所引证过的崇高教训，即伟大先知以赛亚的教训——用凶器屠杀和驱散他们同是人类的弟兄。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骗局呀！

67. 犹太复国主义者既没有什么神圣的地契足以支持他们对这个圣地的要求，也没有什么神圣的委任状委托美国和其他国家唆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去征服巴勒斯坦。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实：巴勒斯坦的本地居民被可耻地出卖了；至于这些西方强国，非但不改正它们的错误，还在继续否认被它们出卖者的自决权，所用的方法是重弹合理化的旧调和利用编造的借口，而这些借口再也愚弄不了稍有头脑的人了。

68.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我这里引述的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尊敬的圣经·诗篇中第二十四篇，大卫的诗的开头一句。上帝并没有颁发什么地契，也没有给任何人以委任状——没有给西方强国，在这方面也没有给那些东方、南方、北方或赤道强国。好战的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以宗教、种族、历史和人道主义为理由而提出对巴勒斯坦的要求，是无效的和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美国和其他西方强国毫不犹豫地给予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和援助至少可以说是赤裸裸地不公正的和暴虐的。

69. 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来龙去脉，我已原原本本地把我的论点讲完了。通过你，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安理会提出一个建议，即要求安理会本身以及每个代表专心研究一下巴勒斯坦问题，看看我在这里所引证的是否正确。我这样说，因为我知道当他们采取行动时，他们将会认真地去做的。

70.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四十六年的经历，因而了

解阿拉伯人民的脾气。有些人由于任务繁杂，几乎没有时间去调查这个问题的根源；我认为，为了那些人的利益，我有资格把这个论点加以阐发。主席先生，如果你和安理会代表们许可的话，我想提出以下的呼吁作为这个棘手问题的建议性的解决办法，你们美国人和某些西欧人应该打开你们的大门，欢迎那些由于你们的鼓动而离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回来——因为你们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以宗教为理由来歧视犹太人或者由于肤色不同来歧视任何人了。在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种族歧视和宗教上的不能容忍是可鄙的。感谢上帝，在我们的历史上两者从来都是不存在的。

71. 犹太人过去是圣经上的人，而我们现在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把大门敞开吧，使那些应该遣返到你们中间的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放心，他们将会得到象你们自己所享有的那些权利和特权。在过去财富就是荣誉的时代，你们对待罗思柴尔德，梅尔切特和里丁等家族都很好。我们这个时代是普通人的时代。我认为，你们应该很好地对待每个想回到自己家乡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当我说家乡的时候，我是根据犹太教不是一个国籍而言的——这个家乡指的是欧洲犹太人的原籍。

72. 我很高兴，杜鲁门先生依然健在。你们记得他写给魏兹曼博士的信里有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个问题将迅速得到解决，谢谢你们给了我不少选票”。自从他鼓动建立以色列以来他又活了十八年。现在他是一个老年人，成为民主党的元老了。让他说服他的党对所有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打开美国的大门吧。让那些生活在基布兹农庄的人来开发密苏里和堪萨斯的大草原，并在得克萨斯州尽力垦荒吧。

73. 为什么有五百万犹太人是忠实的美公民，并如在自己家中一样毫无拘束，据此类推，为什么那些脱离他们出身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却不感到安适呢？我认为，在我们不知道德国的真相以前，他们不应该回到那个不幸的地区去。把大门打开，但不是伦敦或巴黎的大门，以伦敦和巴黎作为首都的政府曾一度唆使建立以色列；这两个城市太拥挤了。但是，我可以请问一下我的新西兰同事能否说服澳大利亚人把大门打开。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如果你要解

决这个问题，就把大门打开吧！澳大利亚是一个处女洲。它需要发展。请看看纽约吧！它是一座伟大的纪念碑，象征着犹太人的成就和干劲并给他们增添了威力。由于犹太人的努力，摩天大楼多得象雨后春笋，以至于我们有时觉得好象被关入笼中似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我们应该迁移联合国总部的原因——虽然这是一句插话。

74. 我们需要一项解决办法。我们不必每一个月左右就要处理这个问题和发生的事件来确定是叙利亚人还是以色列人应受指责，据臆断来确定是叙利亚还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或其他国家应受指责。在怀疑而无证据时对所有这些国家都不要加以指责吧。我们需要一项解决办法。事件一个接着一个，形成一大串，但是，这不过是些症状。应该在安全理事会这里治疗这个疾病。你们都是维护和平的人，应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根源。我对联合国负责正如我对沙特阿拉伯负责一样。如果我对联合国负责，那么，我就是我所代表的国家的一个较好的服务员。让我们专心致志于联合国，而不要只顾我们那些微不足道的特殊利益。我们是谁？只不过是地球上行走的影子和过客罢了。一会儿我们就过去了。我们是谁呢？人类又是什么呢？只不过是妄自尊大、自认为是宇宙中心的人类罢了。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昆虫的生命和人的生命，同永恒相比，只不过是刹那；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不管是黑人、白人、黄种人、犹太人、基督教徒、佛教徒、神道教徒都是一个样。

75. 在这个联合国时代，难道我们还要受陈旧见解的束缚来决定我们应该怎样做人吗？不。有人也许会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巴鲁迪不去说服阿拉伯人呢？你指的是说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吗？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人民，他们能够为他们自己的国家讲话！我不能为巴勒斯坦本地人民说话，因为我没有权利这样做。他们自己组成一个民族，他们碰巧说阿拉伯语。他们中间有些是犹太人，有些是穆斯林，有些甚至是柯普特教徒，我知道巴勒斯坦有一个柯普特的教堂。我有许多埃塞俄比亚朋友讲阿拉伯语，因为他们在巴勒斯坦住过许多年。如果圣地是犹太人的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是基督教徒的或穆斯林的呢？它既不是穆斯林的、也不是基督教徒的、也不

是佛教徒的、也不是任何其他人的，但它应该属于它的土生土长的居民。

76. 对不起，我占用了安理会这么多的时间，我尽量节略了我的发言，要是继续按原先的计划来发言的话，我还得花整整一小时才能讲完。但我决不应滥用安理会和主席慷慨给予我的发言机会。

77. 在圣经·创世记里，有这样一段话：“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指在没有人口猛增的圣经时代，那时，大概只有一千万或一千五百万人口——假如包括中国在内，也许有五千万——居住在这个地球上。这些数字是经过我粗浅的研究得来的，也就是从圣经上得来的。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善良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应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不是遍满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太狭小了。我想目前是有药片能够控制人口猛增的——除非他们中的某些人反其道而行之，想有更多的孩子。

78. 让犹太人感觉到，他们是世界的公民，在受了几世纪的迫害以后，他们有资格享受人道待遇。你们西方国家和美国应该说服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要迫使你们卷入一场冲突。你们是政治家。坐在这个桌旁的有一位先生，他不是别人，正是我非常尊敬和钦佩的戈德堡先生；他是一个兄弟。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可以通知他的政府——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有治外法权的地方说话的——现在正是美国政府应该重新看待它的援助犹太复国主义者政策的时候了，否则许多使我们感到遗憾的事情都会发生的。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感到遗憾，因为我们所专心致志的是和平，而不是冲突。

79. 现在有一百二十多万难民，他们是一触即发的炸药，因为他们是备受挫折的人。他们是会干出事情来的。现有二十五万左右的巴勒斯坦人散居各地；他们到处流浪，饱受辛酸和挫折。我在去东阿拉伯的旅行中，看到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有时在美国这里也见到一些。他们都说：“如果我们回不去”——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老了——“但总有一天，我们的儿女和儿女的儿女会重返我们的家园的”。

80. 阿拉伯人并不是美国人。美国人有拓荒精神。如果他住在纽约，当他发现芝加哥有更好的机会

时，他就不会依恋他的家乡，而会把家产卖掉——通常是抵押出去的。他还会卖掉他的家具而搬到芝加哥去，因为他有拓荒精神。如果在洛杉矶出现了更好的情况，他就会卖掉芝加哥的房屋而跑到洛杉矶去。

81. 但是我们阿拉伯人是扎根在阿拉伯这块土地上的。地上的每一块石头对我们都有意义。尽管石头对任何其他人是平淡无奇的，但我们阿拉伯人却能围绕着石头写出诗歌来。因为在我们的祖先时代，那个石头或岩石就在那里了。这可能是一种变态心理，但这些却是我们的风俗教化。这是我们的性格，我们是这块土地上的儿女。甚至在我们自己的阿拉伯世界里，我们也不能做拓荒者。看看埃及人，也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人民吧！他们不喜欢移居国外。他们象法国人一样：法国人不喜欢移居国外，因为他们依恋他们的国土。除了一些厨师以外，我们发现这里只有几个法国人。这是事实。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有人口过多的问题，但他们依恋国土。他们不移居国外，甚至也不移居其他阿拉伯国家。

82. 不要用错误的观点说什么那些土生土长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可以迁移到别的讲阿拉伯语的同胞中去。那些阿拉伯人不是他们的同胞。他们和其他阿拉伯人有着共同的文化，正如法国人和德国人有一个共同的欧洲文化那样；但是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祖国。主席先生，你以及安理会的代表们没有权利去谴责那些绝望的、可怜的难民所采取的任何行动。

83. 根据我个人所知道的，我认为每一个巴勒斯坦人——不仅仅指那些必须居住在难民营里的人——是一座潜在的火山。你们不知道这座火山将在什么时候爆发。正象每个非洲人一样，当他的权利遭到践踏时，他就成了一座潜在的火山。正如我过去所说的和将来还要说的，火山不会事先通知你们它在什么时候爆发。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将在什么时候爆发。选择这种火山爆发时间的权力操在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尤其是操在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手里。不要让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扮演大力士参孙的角色——我们又回到圣经上来了——，根据圣经原文，当参孙双目失明时，他竭尽全力摇撼圆柱直至大厦倒塌。参孙和正在纵酒狂欢的敌人——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84. 建立联合国是为了阻止这些事件发展成为冲突，而这种冲突可能造成屋顶倒塌压在我们所有人的头上。我们在这里是致力于和平的——而且是正义的和平，不是招致死亡的和平。

85. **阿狄博先生**（尼日利亚）：象这次辩论中在我的前面发了言的其他人一样，我渴望得到安理会的宽容，记录下我的国家坚持外国使团和大使馆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我们反对在任何地方破坏这个原则，我们希望所有国家在今后将严格遵守这个原则。

86. 关于我们目前议程上的特定议程项目，大家可以回忆起上次安理会在讨论叙利亚-以色列边界的局势时，尼日利亚代表团坚决谴责了报复政策，并进一步投票谴责那个干了显然带有报复性质的坏事的政府。这个政府就是以色列。我们说得很清楚，在我们看来，任何时候，当一个国家感到它的权利和领土完整受到侵犯或处在受别国干涉的危险之中时，它的正当手段是向安理会提出控诉。这次以色列明确地采取了这样的手段，怀着对我的朋友叙利亚代表的尊敬我要说，我们只有承认这个事实才是公平的，而且尼日利亚代表团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我们希望，不管以色列国内的激烈分子如何施加压力来影响这个政策，以色列政府将坚持这个明智的克制政策，这一避免采取报复行动的政策。

87. 现在我们来谈谈安理会所面临的案件的实质。我们仔细地研究了以色列外交部长的申诉、叙利亚代表的答辩发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和沙特阿拉伯代表支持叙利亚代表发言的声明、叙利亚代表和以色列代表行使答辩权的发言和秘书长根据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提供的情报所作的关于所谓事件的报告[S/7553]。我们也十分专心地听了安理会代表们所作的发言。我们认为自己不象本安理会许多同事那样，对巴勒斯坦的历史有深刻的认识并很熟悉该地区的问题。这一弱点将会在我们的发言中充分地反映出来。我们的发言肯定不大可能包含许多可以列为对这个问题经过深思而具有独特见解的材料。但即使强调显而易见的问题，并提醒我们注意这个问题的实质，对寻求正确解决办法也许会有所贡献。

88. 也许还有人认为，阿拉伯-以色列问题仅仅

是一个照料阿拉伯难民的问题。尼日利亚代表团不是这样想的。或许也有人会把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边境上经常发生的暴力事件，单纯地看成对停战协定的破坏。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不管我们赞同与否，阿拉伯难民却认为他们不是一般类型的难民；他们要求返回巴勒斯坦的权利。其次，在正常的情况下，不应该把一个停战协定看作解决问题的最后条约，阿拉伯国家并不认为这个停战协定是他们和以色列争端的最后解决。由于这些原因，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停战协定、难民机构为减轻阿拉伯难民的痛苦所作的积极努力、安全理事会为确保对停战协定的条款的尊重所作的努力，这一切虽然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只能做到维持中东的不稳定的和平。最近几个月中，在中东发生的暴力事件的次数，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和平是何等的不稳定！

89. 尼日利亚代表团极其慎重地认为，为了使中东得到稳定的和平，全面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必要的。谈到这一点，我们知道，过去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已作了很多尝试。我们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微妙性和复杂性。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应该再作一次努力。为了使这次努力能够成功，两件事是必要的：第一，大国应该愿意立刻超越冷战的范围，并完全为了争论双方的未来幸福，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第二个必要的条件，是双方本身应该表明愿意接受一种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符合公平处理这个案件的原则，但不能只由他们自己来看，而要由经各方同意组成的委员会加以判断。这个方法以前曾经尝试过，但未能成功，这是事实；我们认为，特别是在我们所推荐和渴求的新的气氛中，这个事实不能作为不再尝试的理由。顺便讲一下，常常有人建议，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双方就此问题进行对话，这是我们所不赞成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是这种程序所能处理好的。

90. 即使按照我们提出的方向来采取行动或加紧行动，象这样复杂和微妙的问题的最终解决显然是不能很快就实现的。目前我们干什么呢？对我们来说，答案似乎很清楚。在达成最终解决办法前，各项停战协定必须加以维护。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坚持这一点。我们认为，阿拉伯方面如能表明决心力求问题的最终解决而不把停战协定当作问题的终结，则其呼

吁受到注意的机会将大大地增多。只要有希望，忍耐是可以做到的。如果能说服阿拉伯难民，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根本问题并未被束之高阁，而将得到公正、迅速的审议，那么，我们相信，他们会重新考虑他们目前所持的态度，这种态度似乎是建立在只有暴力才能有助于他们的信念上的。

91. 坚持执行以色列-叙利亚停战协定的全部条款是必要的。例如，这个协定规定要建立和使用一个混合停战委员会。本安理会多次正式指出要执行这一条款，但据我们了解，适当步骤未能跟上，因为有关一方或双方继续提出反对意见，而不愿听从任何劝告。这是一种不幸的情况。为什么类似的委员会在处理以色列的其他边界问题上能够取得成效，而在它与叙利亚的边界问题上就不能如此呢？任何一方无理阻止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重新发挥作用，就必须对以-叙边界上的不幸局势承担部分责任。

92. 以色列政府发言人重申他们愿意遵守以色列-叙利亚停战协定的条款，这是非常好的。至于我刚才讲到有关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在促进实现停战协定目的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确信，这意味着以色列政府将要做好它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工作，使该委员会能在不久的将来开始发挥作用。

93. 同样，尼日利亚代表团呼吁叙利亚政府为恢复混合停战委员会的作用给予合作，并尽力防止非官方的组织采取构成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动。从我们在发言的前一部分已发表的意见来看，叙利亚代表可以相信，尼日利亚理解叙利亚政府处境困难，是因为阿拉伯难民由于他们的案件未能在联合国得到积极的、迅速的和公正的解决而感到不满。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关于为谋求最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重新发挥安全理事会本身的作用的建议，是可以减少这种困难的。

94. 尼日利亚代表团仅仅希望它自己发言中的建议，能按照它提出该建议的精神，为目前争执的双方所采纳。

95. **科纳先生**（新西兰）：上星期五在第一三〇八次会议上，我就叙利亚代表对新西兰重要声明的某些意见作了评论。这些意见都已记录在案，我认为无须加以补充了。那时，在答复叙利亚代表提出的几点具

体批评时，我恰当而又准确地引证了正式记录。谁愿意的话，可以研究一下这些引证的材料，并作出自己的结论。

96. 然而，在这一点上，我想简要地谈一下在解决安理会所面临的问题上支配我的代表团态度的基本原则。新西兰相信并主张，联合国的每个会员国毫无例外地都有权享受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法律的保护。应用到我们面前的具体问题上，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可以期望享受所有会员国有权享受到的这种保护，即不用担心会受到侵袭。同样，这也意味着叙利亚有权享受完全同等程度的保护。我们认为，这是所有会员国接受联合国宪章时保证信守的一条标准。我们认为，维护这条标准是安全理事会代表们的责任。

97. 我们进一步认为，不管一个国家是否承认其邻国，这条标准是不可背离的。它不仅适用于旧的和众所接受的国际边界线，而且也适用于那些由于停火或停战而产生的、近几年来为整个世界都很熟悉的较新的国际分界线。我重申，我们不把这些原则看作是特殊情况所特有的，因为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形势之下，确实也进行过战争；我们相信，在那些地区以及那些形势之下，遵守这条标准是同等重要的，履行这种义务也同样具有约束力。

98. 我们认为，在我们所面临的这种特殊情况下，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某些问题仍是悬而未决。其中就有些问题，大会已作了一系列的决议；对于这些决议，我的代表团曾已表示赞成。我们认识到，执行这些决议，需要双方在立场上作出让步。然而，不管它们如何成为感情冲动的因素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分歧和尚未解决的问题的存在能成为任何一方破坏和平，背离联合国宪章义务的托辞。

99. **基朗德先生**(乌干达)：令人遗憾的是，在短短的八周以内，再次要求安全理事会审议中东历史上另一起不愉快的事件；这次是以色列对其邻国叙利亚进行控诉的形式提出的。

100. 安全理事会已在前几次会议上设法通过了一些决议，要求双方尊重停战协定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在以色列向安理会提出这次控诉之前，即使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会看到，安理

会的呼吁、请求和决议总是“破坏的多而遵守的少”。近来的事件已表明，以色列与其邻国——或其邻国之一——的关系已在继续恶化；采取紧急措施来防止爆发武装冲突，在目前比以往就更为迫切了。

101.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的发言中，我向安理会提出，十五年前为监督停火和一般地确保维护该地区和平而建立的机构，现已过时而失去了实际作用。我说：

“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是作为临时权宜措施而设置的；很明显，当时谁也没有设想到，它会涉及使阿拉伯-以色列关系恶化的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及其他问题。”〔第一二九四次会议，第9段。〕

当时，我就冒昧地提出，停火监督组织应采取新的大胆措施来考虑该地区的政治问题及其他问题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102. 代表们可以回忆一下，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安理会召开会议〔第一二八八次会议〕讨论一个类似的控诉时，我的代表团第一个要求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就有关控诉事件提出一份报告。这一次，我有意避免要求提出这样的报告，因为我的代表团从以往的经验中认识到，在目前情况下提出这样的报告是无用的。当人们对案情有激烈争论时，要弄清事实的真相，唯一办法就是派遣一个有权调查边界线两边的一切有关资料的调查组，这一点并不是只有聪明人才能看清楚的。

103. 在这份报告和以前的报告中，我们所了解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联合国调查人员仅仅看了争论双方各自允许他们观看的东西，并且因为害怕惹起某一方的不满，就必然回避发表自己对这些事件的独立见解。

104. 如果我可以更加具体地提一下那份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S/7553，第2段〕，那么，以色列曾要求进行单方面调查；并进一步要求，如果发现任何脚印就必须把它们交出来。在约旦边境的另一边，应约旦代表的请求〔同上，第3段〕进行了另一次单方面调查。我的代表团认为，为了使这两份调查具有实际价值，这两个调查组必须在某一点上集中一下，交

换意见，使我们能从他们的调查结果中有所收获；或者，联合国代表，作为代表联合国的中立人员，应该向我们提出他们自己对这些事件的独立见解。

105. 但是，我们在报告中看到了什么呢？是一段发生在以色列边境内的破坏和谋杀的可怕而详细的叙述和一条通往紧靠反渗透篱笆地点的脚印。

106. 在篱笆的另一边，我们看到了一种若不是很可悲就会是很滑稽的情景。联合国和约旦调查员组成的调查组随着脚印追踪到即将和从以色列方面过来的调查组接近的地方。正当即将进行交换的关键时刻，报告告诉我们说，“……约旦代表不接受交出的这些脚印，他说这些脚印不清楚”〔同上，第9段〕。在即将找到线索的关键时刻，一系列的证据却遭到了破坏。这就是过去报告的特点。

107. 接着，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滑稽的情况〔同上，第16段〕，由于军犬停止前进，追踪脚印就突然中断了。报告继续说，这个调查组决定单独干下去，但正如所料，他们这次调查惨败了。就在两方面一连串的证据即将衔接起来的时候，总是发生一些情况，阻挠并彻底破坏了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工作。

108. 不熟悉外交实践的复杂性和微妙性的人，也许不禁要问，“为什么联合国调查组的成员不利用自己的军犬继续调查并向安全理事会汇报调查的结果呢？”警察在追查被窃的金子的过程中逮住的嫌疑犯之一居然有权说“不要打开那只箱子，你的怀疑无论如何是没有根据的”，这个时候哪一个国家的法院能够希望去判他的罪呢？

109. 或许，这是人类行为中时常以“有了饼，又想吃，又想留”的谚语形式表现出来的二分法的另一个例证。这种二分法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比在任何地方表现得更清楚。任何国家，当他们处于困境或认为受到邻国侵犯时，就会要求安理会主持公道；但他们又常常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借口下，阻碍联合国所设立的任何组织或机构去调查事实真相。

110. 因此，我的代表团认为，如果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不能独立地进行调查和汇报，那么，他们的一切报告对安理会都是毫无用处的。汇集双方或一方的暴行，这是有一定的统计价值的。除非代表国际社会

的本安理会掌握与特定的国际形势有关的证据，否则它就无法纠正错误或防止敌对行动的爆发。安全理事会很想知道：什么是这次特殊事件的近因？哪些人起了主要作用？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事后又到哪里去了？

111. 我的代表团认为，我所设想的这个机构，除了起监视非军事区的作用之外，应该把负责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建立友好共处的地区作为它的主要责任。这就需要一个更积极的行动方针。靠了这个新的机构，可以防止国家宣传工具所散布的恐吓和威胁，使其不致演变为公开的侵略行为。

112. 总之，我的代表团的意见是，在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叙利亚和所指控的侵略行为有联系时，重要的是，叙利亚应该抑制自己不要发表敌对的、好战的声明。如果甲威胁要进攻我，而乙却一声不响在背后刺我一刀，假如我对甲进行报复的话，我将象我希望的那样得到谅解。

113.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三、四两款规定，叙利亚必须避免对另一个国家的完整和独立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并且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寻求解决与以色列或其他邻国之间的一切争端。我的代表团呼吁，有关方面应根据一九四九年停战协定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大会第二一三一(二十)号决议中关于不许干涉各国内政和维护其独立与主权的有关规定，来承认它们所承担的条约义务。

114.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是一份由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就一些具体事件对另一个会员国的控诉。对于用这种口吻发过言的几位代表，我表示应有的尊敬和个人的致意。但是，有人就属于某种宗教或民族的美国团体或个人进行评论，我却看不出这和我们当前的议程项目有什么关联。

115. 我仅想指出，美国公开的政策，包括它的外交政策，不是用其他办法，而是由我们全体人民，由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和国会来决定的，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同时也不愿用其他方法来制定我们的政策。对那些完全忠诚于我们国家的所有公民，不管其出身如何，如果加以诽谤，我们是要给予驳斥的。就

美国人民来说，对一个美国人的真正的考验是：他这个人对于出身不是隐瞒，而是确认；他这个人不管自己是什么出身都引以为荣；他这个人认为我们的力量和我们向全世界自豪地宣称的自由的源泉就在于我们美国生活的多样化。至于我们的外交政策，它是建立在尊重一切坚持联合国宪章原则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基础上的。这也同样适用于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国家，尤其在涉及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上，我们对于那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主权是一律尊重的。

116. 我国总统最近说过，对中东就象对其他地方一样，和平是我们议事日程上的首要问题。我们将坚持不懈地为中东所有国家寻求和平目标，并愿意最先与其他在中东发起军备竞赛的国家一起，来制止在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军备竞赛。无论在公开或非公开场合，我们已经表示了这样做的意愿。就在今天第一委员会〔第一四三一次会议〕就整个世界的制止军备竞赛而言，我就是这样表示的。具体涉及到中东问题，我再次重申我的建议，并欢迎肯定的响应。

117. 我国政府对于强烈要求社会和经济发展地区的军备浪费感到痛惜。为了该地区所有国家和居民的利益，我们支持了这一发展，并愿意继续支持下去。我再次重申一下，和平是中东议事日程上的首要项目。本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在履行其职责和审议我们所面临的控诉时，应该而且必须采取行动来维护和平。

118. **主席：**我想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同安理会商量。还有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叙利亚这三个国家的代表希望在安理会上发言。我想既然我们在等待秘书长的进一步报告，我们就应该继续并且希望在不迟于下星期初结束我们的辩论。因此，在下星期初我们或许可能恢复辩论，至于时间和日期，我要同安理会协商。现在，如果安理会愿意的话，我建议继续开会，并听取要求发言的三位代表的发言，然后休会，待下星期初的日期确定后再行开会。如果没有人反对，我们就照此进行。

119. 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20. **科麦先生（以色列）：**十分遗憾，在我继续发言以前，我必须向安理会报告，自从上次安理会开

会以来，对以色列的进攻与威胁已经继续了三天。以前就是这种类型的进攻与威胁，使得我国政府要求安理会召开这些会议。十月十八日，星期二早晨，另一辆车触上埋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一条路上的地雷，车上一人受重伤。详细情节已在我于同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中陈述了〔S/7556〕。

121. 昨天，十月十九日，一支以色列巡逻队碰上隐藏在靠近北方边界的以色列境内某地的四人武装小组。在随后发生的交火中，四人中三人被击毙，一人受伤被俘；以色列巡逻队中一人受伤，后来死去。关于这次具体冲突的报告，目前尚未收到；此刻要从这次冲突中得出结论，未免过早。但是昨天的渗透，似乎与我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中所描述的情况非常相似。那封信部分内容如下：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晚上十九时四十分，一支以色列陆军巡逻队拦截了一组渗透越境并显然向以色列的凯法尔尤瓦勒村方向去的四人武装小组，在随后发生的交火中，该小组中二人被击毙，另外二人逃越边界。

“这次冲突的现场距该村边缘不到六十米，距叙利亚边界最近的地方大约一千五百米。

“被击毙的二人穿着卡其制服，束着军用皮带，穿着胶底靴。他们配备着叙利亚军队经常使用的冲锋枪和手榴弹。他们的伪装帽和其中一人携带的刀都属于发给叙利亚突击队的那种式样。除了食物之外，他们的背包里还装着几包有官税印章的叙利亚香烟和几盒叙利亚制造的火柴。”〔S/7488。〕

122. 在已收到的关于昨天冲突的第一批报告中，引人注意的是，这次也是一个四人小组，穿着卡其制服，胶底靴并配备着冲锋枪和手榴弹，因而使我回想起九月七日的那起事件。这些新的事件进一步补充了以色列政府在文件S/7540中向安理会提出的两次控诉中的第一次控诉，并且使得这次控诉更加紧急了。文件中的第二次控诉谈到：“叙利亚威胁以色列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且公开煽动反对以色列战争……”。自从安理会在星期一举行的第一三〇八次会议以来，这个控诉的确实性得到了新的承认。

123. 本周初，一个新的叙利亚政府组成了。大马士革电台在星期二广播了扎因总理先生的声明，宣布了他的政府的纲领。在这个政策声明中，叙利亚政府再次立下新的誓言，要对以色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使人吃惊的是，正当安理会确实在审议叙利亚以前发言中出现过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叙利亚居然发表了那个声明。

124. 鉴于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紧急性，竟然允许一个非理事国的代表在连续两次会议上占用了安理会好几个小时，作了一篇关于犹太人历史的稀奇古怪的论述，对此我不得不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惊讶和遗憾。在以色列-叙利亚边界形势恶化和人民遭受屠杀之际，辩论中却发生了这样一段插曲。对这样的干扰，除了以上两句简略的话外，我是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说了。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回到议程项目上来。

125. 秘书长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的报告〔S/7553〕，实际上谈到两起具体的事件：十月七日爆炸耶路撒冷公寓大楼的企图和十月八日在北方边境沙阿尔哈戈兰地区的地雷爆炸。秘书长的报告，充分地证实了我在十月十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中〔S/7536〕转述的有关这两次暴行的时间、地点和性质。报告也指明了，在每起案件中凶手的足迹是通往边界的；指明了由于这一带地形的性质和其他的一些原因——我的卓越的朋友和同事基朗德先生刚才所提到的——要确立一条分别通往约旦或叙利亚境内的完整的足迹是不可能的。由于此类案件中常会遇到的这种困难，所以下结论说责任不在叙利亚方面将是轻率的。重要的是，要记住这篇报告中所讲的一切只概括了有关两起个别事件的现场实物证据，而没有作任何评述或结论。这篇报告丝毫没有损坏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案件全貌。

126. 这两次事件是目前安理会所非常熟悉的一系列这类袭击中的两个环节。自去年年初以来，在以色列境内发生了十次或二十次、三十次、四十次、五十次、六十次以至现在将近七十次这样的武装破坏袭击后，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首先，这些事件中的每一次事件，都是发生在以色列一方的边界附近，而且每次从出事地点到边界都不超过很短的步行距离。这个地理事实是非常令

人深思的。出事地点靠近边界和经常出现的通往边界的脚印，都与我们在许多信件和发言中向安理会描述的情景完全一致，即这些袭击是由徒步越过边界的武装小组进行的，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在公路上埋藏地雷或安放装置着定时雷管的炸药包，然后连夜溜回去。希望大家注意，模式的另一个特征，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进行的多次袭击中，实际上都使用了统一的战术、技术和装备。好象这些破坏者是由同样的军事教官训练出来的，并且是从同样的军事仓库领取装备的。

127. 为了说明这方面的问题，我想提一下在叙利亚边界上发生的一些具体事件。主席先生，在十月十八日给你的信中，如我说过的那样，我详细地叙述了一辆车在靠近边界的公路上行驶时触雷的情况。这封信也指出了，最近另外两辆车分别在九月六日和九日于同一地点被地雷炸毁；而且在这三起案件中，脚印都是通往附近的一个叙利亚军事阵地的。

128. 记录表明，自四月份以来的六个月中，在以色列-叙利亚边界地区，已经发生了九起在路上布雷的这类案件。我将宣读一份有关这些事件的一览表，因为我想这份表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a) 四月十八日，在马扬巴鲁赫“基布兹”附近，一台拖拉机在通往田野的路上触雷，驾驶员是该村村民，受了重伤。出事地点离边界一千二百米。

(b) 五月十六日，在阿尔马戈尔村，一辆车触雷。车上两个老百姓被炸死。出事地点离叙利亚边界一公里。

(c) 七月十三日，还是在阿尔马戈尔村附近，一辆车触上反坦克地雷，两人死亡，另一人受重伤。出事地点离叙利亚边界八百米。

(d) 同一天，七月十三日，在马哈纳耶姆附近，一台拖拉机触上反坦克地雷，十七岁的驾驶员受重伤。这次事件发生的地点离边界稍远，为六千米。

(e) 九月六日，一台拖拉机拖了一辆载有工作人员的拖车，在沙阿尔亚舒夫村附近触了地雷，其中七名工人受伤。出事地点离叙利亚边界七百米。

(f) 九月九日，在同一地点，一辆军用吉普车

在例行巡逻中被炸毁，车上四人中三人受伤。出事地点离叙利亚边界六百米。

(g) 十月八日，在马扬巴鲁赫“基布兹”附近的一条公路上发现了一颗地雷，幸而在任何车辆触雷以前，那个地雷就被拆除了。该地点离边界七百米。

(h) 还是在十月八日，在沙阿尔哈戈兰附近，一辆边警吉普车在例行巡逻中被地雷炸毁。四名警察被炸死，其余二名受伤。出事地点离叙利亚边界一千四百米。

(i) 十月十八日，在沙阿尔亚舒夫村附近，一辆车又触了地雷。车上一人受伤。出事地点离叙利亚边界七百米。

129. 在这九次事件中伤亡总数达二十四人，其中八人死去。在九次事件的每一次事件中，都是使用同一类型的反坦克军用地雷。每次事件中都有二、三个穿胶底靴的人留下的通往边境方向的脚印。我认为，我们现在处理的不是由个人进行的、互不相关的事件，而是处理一系列互有联系的事件；这些事件是由一个单独机构所策划和指使的，并由那些为了达到这种破坏目的而经过训练的人来进行的。我的代表团相信，安理会的代表们对那些雄辩、对那些互相指责或侈谈历史，不会留下很深的印象，而是想了解冷酷无情的事实，并通过这些事实得出自己的结论。

130. 让我们继续看一看这个大模式；秘书长报告中涉及的两件具体事件，必定适合这个模式。自从一九六五年一月以来的六十七起破坏袭击中，虽然不是全部，但大多数，其中包括我已谈到的那些地雷爆炸事件，都直接发生在叙利亚边界上。在这些案件中，与叙利亚领土的联系是很明显的，而且根据停战协定，叙利亚制止这些案件的责任也是很清楚的。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案件，其中有些是发生在另一些邻国边界对面的。毫无疑问，叙利亚代表希望安理会相信，至少这些事件与他的国家无关。我的政府毫不犹豫地认为，所有这些事件都是一个模式中的一个部分，而且都是起源于叙利亚的。不管发生在哪里，它们都是同样类型的夜间偷袭，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同样的炸药和同样的地雷，而且就是这同一个恐怖分子组织扬言是它干出这些事情的。尤其重要的是，在整个中东，

有一个政府，而且只有这一个政府，公开宣扬、赞美和维护这些暴力行为。这个政府就是叙利亚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政府就免除其对制止从它们领土非法越入以色列领土的责任。

131. 关于这一点，我得重复一下我国外交部长埃班先生上星期五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发言。他说：

“最近，从叙利亚以外国家来的游击分队对以色列的侵袭，不是由于那些国家的政策，而是由于在叙利亚的带动下，游击队对于那些国家领土的非法的，不正当的利用。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国家可以摆脱警戒和防范的责任。我们要它们对此负责。但是，毫无疑问，对以色列的渗透、谋杀和破坏以及训练并资助突击队这一套政策，其制定或废止完全取决于叙利亚。”〔第一三〇七次会议，第44段。〕

132. 对于此事的这种看法，有一种情况是不容置疑的。一股一股的破坏分子在赴以色列边境的途中，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其他邻国保安部队的截击。拒绝来自叙利亚的“法塔赫”部队通过邻国领土过境的企图，引起了大马士革电台以及叙利亚领导人在声明中对这些国家进行恶毒和谩骂性的攻击。这些事实，有的在今年七月和八月的安理会会议上就提出来了。它们已经载入记录，我无须在此重复。那么，还有什么能够更清楚地说明是哪个政府在纵容这种游击战争呢？

133. 在这一方面，安理会代表们已经恰当地对所谓“法塔赫”战报给予很大的重视。这些战报是在对以色列进行了破坏活动之后，经常由叙利亚政府电台加以广播的。这些战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证实了在叙利亚政府 and 这个组织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叙利亚代表企图诈称那些广播确实毫无重要意义。他提醒安理会说，在该地区，这类战报是经常由阿拉伯广播电台和宣传工具作为例行公事加以广播或予以出版的；因此，在这方面，不能把叙利亚单独挑出来。遗憾的是，叙利亚代表是在向安理会进行谎报。据我们所知——而且我们一向密切注意这些问题——经常而又系统地广播这种公报的，不是其他政府的电台，而是大马士革电台。可否请他告诉我们，比如

说，是哪一个别国政府的电台曾经广播了第五十三号公报？这个公报业已提交安理会，其中特别提到关于耶路撒冷城发生的罗米玛破坏事件。

134. 再者，联系到以色列被控陈兵边境并准备攻击叙利亚一节，来看叙利亚政府方面作的声明和否认，其可靠性是十分离奇的。昨天联合国的观察员视察了边境地区，我们怀着信心等待他们的报告。

135. 埃班先生不是在第一三〇七次会议上告知安理会，以色列政府十分同意布尔将军再次视察并曾将此事向他表达过吗？托迈赫先生对此有何反应呢？一看到叙利亚政府控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有可能受到检验时，他便连忙缩回去了。另外，在安理会第一三〇八次会议的发言中，他就集结军队进攻叙利亚的控告一事所能提供的唯一根据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据称埃班先生在十年前发表过一个声明；第二，他所声称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以色列军队在必要时可迅速地动员起来；第三，靠近边境的以色列村庄必须有能力自卫反击。我难以想象对一个会员国进行极为严肃的控告，而其论据会有比这更轻率的了。

136. 今天我要谈及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停战机构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真实情况也已受到歪曲。叙利亚代表想使安理会相信，“以色列全面抵制了混合停战委员会”，而且所以这样做是“具有明显的理由的：这就是，它想逃避混合停战委员会谴责它的侵略行径，并且一直在发表包括所谓事件在内的单方面的声明，而从不让联合国中立当局有机会发表他们的见解”〔第一三〇八次会议，第121段〕。

137. 那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除了有关我稍后将提到的全体会议问题之外，事实是，停战机构在正常地行使职能，而且得到了以色列的充分合作。这种合作是由以色列和叙利亚派往混合停战委员会的代表进行的，这些代表正是专门为此目的而任命的。控告提出来了，调查与审讯进行过了，调查事实的报告也为各方准备好了。停火监督组织和耶路撒冷外交部停战事务司之间有经常的联系。每当事态有了重要发展足以需要开会解决时，布尔将军和以色列外交部长及总理之间就经常举行会晤。

138. 此外，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这里，在所有

停战问题上，我方同秘书长及其顾问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在以色列当局和联合国有关停战组织当局的各级机构之间，保持着亲密合作的工作关系。

139. 混合停战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之所以会有困难，是由于叙利亚许多年前企图把那些停战委员会无权受理的问题列入议程。这些年来，一个实际问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至今，在议程上积压了成千件失去时效的控诉和反控诉，停战委员会简直要花上多少年时间加以处理，然后才能着手处理目前的边界事件和具有紧急性的问题。我国政府一向愿意，现在仍然愿意，当冲突和事件发生时，就在混合停战委员会里进行讨论。如果叙利亚接受这一点，就不至于有更多的困难了。

140. 我们也愿意借助于非正式会议的方式。这种方式为双方代表提供了一个机会，可在有联合国主席在场的情况下，对问题进行无拘束的讨论，而不至于使讨论陷入投票表决的刻板而又正式的局面。这些非正式的会议程序在其他混合停战委员会里一向是具有价值的。

141. 在我们看来，联合国的真正作用是一种外交作用：要逐日进行耐心的努力来调和分歧，减少紧张的起因，而不仅仅是堆积一叠又一叠反对这一方或反对另一方的决定。几年来，布尔将军一直在采取这种方式，试图处理边境地区的垦耕问题，并促成对于这些问题的谅解。在辩论中叙利亚代表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也是别有用心并使人误解的。我这样说，仅仅是澄清事实，毫无卷入争论之意，这种争论也许会有损于布尔将军在以色列的合作和鼓励下所进行的现场努力。

142. 本着抓住紧张局势的根源而不仅是抓住紧张局势所造成的事件的精神，埃班先生上星期五声明说：“为了使边境绝对安全而免受任何军事行动、渗透和游击战的侵扰，我们准备同叙利亚代表就应采取的方法和措施进行讨论”〔第一三〇七次会议，第54段〕。

143. 我受权向安理会声明，我国政府愿意在混合停战委员会或任何其他合适的体制中举行这类讨论。我们愿意以真诚的努力一同克服当前有关正式会议的这种僵局。而且，我们将高兴地同布尔将军和秘书长一同讨论这个问题。

144. 同时,我们认为不该欺骗自己,把安理会面临的问题看成停战机构的问题。不容忘记的是,现存的停战机构目的是在国与国之间特定的关系范围内起作用的,而这种两个签约国之间的关系是根据一九四九年总停战协定建立起来的。正如一再指出的那样,这种关系原来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暂时的、通向和平的过渡阶段。这种关系不容许一国威胁另外一国,也不容许从各自领土上进攻别国的领土。它使两国政府成为共同停战线的联合保证人和监护人。简言之,这种关系为两个会员国制定了一整套非常具体的相互的义务。假如一方拒绝承担那些义务并不愿尊重那些义务,那就不能指望停战机构去改善这种局面。我向秘书长和布尔将军以及在这类问题上代表联合国的各位说这番话,是完全公正的。

145. 秘书长就最近两起事件所作的报告现已交付讨论。该报告中暗示,停战机构决不是用来对付这种“打了就跑”的游击战的。总停战协定中丝毫没有提到这种战争。由于停战委员会主席已降格成为差不多等于是记录脚印的警察调查员这样的角色,所以昨天混合停战委员会主席在耶路撒冷发表的声明中几乎发出了无可奈何和沮丧的呼喊。

146. 因此,我们兜了整整一圈又转入这次辩论提到的根本问题上来。这是一个政府的态度问题和政策问题。叙利亚政府的政策是什么呢?叙利亚政府是否认为自己与以色列进行着一场有限责任战争呢?该政府是否认为根据停战协定,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游击式的偷袭来继续进行那种有限战争呢?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还不如把停战协定撕毁算了,因为它已变得毫无意义并且被劫去了它的根本目的。叙利亚政府是否根据停战协定与以色列一道承受防止任何非法越境行为的责任呢?我们三番五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至今尚未得到任何答案。叙利亚政府似乎正在逃避责任,该政府能够公开逃避这种责任吗?这些问题触及到一九四九年使敌对行动结束的整个停战组织的根子。为此,我的代表团真诚地希望安全理事会在审议现在如此明显而迫切需要采取的迅速坚决的行动时会考虑到这一点。

147.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科麦先生前几天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反对我参加那个正在

审议中的议程项目的讨论时,我不知道他是否确实当真。我敢说,以色列当局与他们在这里的代表不同,在从事任何侵犯阿拉伯国家的冒险行动之前,他们是非常重视我们的意图和反应的。如果科麦先生打算无视地理事实,无视我国的安全,无视阿拉伯团结,我希望他曾好好地听过我在上次安理会上的发言中提到的以下几句话: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声明,在保卫其领土完整反对来自以色列的任何侵略中,叙利亚不是孤立的。”〔第一三〇八次会议,第8段。〕

148. 科麦先生和他的特拉维夫当局应该知道,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无论是统一在一个国家里,还是分住在两个国家,牢不可破的血统关系、共同遗产和同一命运会使他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我们阿拉伯人始终是一个民族,我们决心保卫我们的阿拉伯祖国。

149.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在安全理事会今天复会的时候,由于秘书长在十月十七日向安理会提交了他的报告(S/7553),我们的审议就比较容易进行了。对此,我们向秘书长表示感谢。这个报告向这个重要机构驳斥了以色列的控诉,以色列声称来自叙利亚的武装小组进行了侵略。报告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控诉是虚假的和捏造的。我们已经收到这份报告,因此我无需涉及该报告的细节。报告谈到了以色列向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提出的那种辩解,还叙述了观察员所作的周密的调查。

150. 关于十月七日在耶路撒冷罗米玛区发生的所谓爆炸事件,报告第7、第8和第9段中已经很清楚地表明,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跟踪人员无法追踪脚印到约旦境内,而停止在停战分界线的以色列一侧的反渗透帐篷近旁。报告的第10段的下列一段叙述是很重要的:

“在约旦境内,距离反渗透篱笆大约四十米的地方,让一只约旦军犬嗅闻两个所谓脚印,这些脚印经以色列跟踪人员鉴定,和他在以色列境内找出的脚印一模一样。军犬完成了一个短途追踪后,仍旧回到这个约旦跟踪人员的脚下。”

151. 关于十月八日沙阿尔哈戈兰附近的地雷爆炸事件,报告第16段告诉我们:“脚印的痕迹被发现

了。以色列的跟踪人员宣称，这些脚印是一个三人小组留下来的。”报告第16段继续写道：

“脚印很容易地被辨认出来，正在进行调查的军事观察员一直跟踪到硬面路上，脚印就再也看不到了。从那一点起，也就是从三人小组进入非军事区的那一点起，以色列的军犬和带军犬的人继续追随朝东南方向的脚印，沿路到达了一个有铁丝网路障的地方。在这个地点，军犬所跟踪的脚印离开了硬面路转朝东北方向，通往一个山坡，该山坡位于非军事区南部地区的东南部分。因为该地点接近以色列垦耕地的东边界线，为了安全起见，主席只准许进行调查的军事观察员及军犬向前超越它。但是，军犬对军事观察员的指点没有反应。他们进一步向东北方向搜索这一地区，那儿地面又干又硬，找不到任何来往的脚印痕迹。”

152. 鉴于这份报告如此明确而毫不含糊，我认为以色列的控诉完全站不住脚，应予驳回，以便节省安理会的宝贵时间。

153. 主席先生，以色列代表向你提交了一封十月十八日所写的信[S/7556]——在我发言之前以色列代表在发言中提到过这封信。信中扬言，在停分界线附近的路上发生了另一起地雷爆炸事件。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提出以下意见。

154. 这封信是在秘书长十月十七日的报告一天之后提交的。这份报告完全澄清了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捏造的控诉和谴责。在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控告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此信是企图加罪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请允许我提这样一个问题：当安全理事会正在调查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所谓侵略行为的这项控诉的时候，这种行动竟能在现在发生，难道这是合乎情理的吗？

155. 至于科麦先生在上面提到的信中所援引的据称是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理所作的声明，我至今还没有看到这项声明的阿拉伯文本的全文，不过，贯穿声明全文的线索只有一个词，即“犹太复国主义”。我已向安理会各位代表宣读过侵占过我们办公处所的犹太复国主义小组的标语。标语是：“约旦河两岸是以

色列国土”。在以前一个类似的场合，当安全理事会正在调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以色列的一项控诉时，我也宣读了几段备忘录，那份备忘录是由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向美国所有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和所有信仰犹太教的美国人提出的，要他们针对所谓叙利亚的侵略采取行动。那份备忘录将某一个外国的领土称作“我们的领土”。

156. 这个问题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为了解我国人民和我国领导人的态度，就必须懂得，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和我们是怎样理解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全世界犹太人在返回他们所谓祖先的土地之前，只能处于流散的状态。因此，我们阿拉伯人的想法是，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能不把犹太复国主义看作是一种侵略行为。我们一生中，已经看到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是怎样被剥夺了他们的土地的。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侵占阿拉伯巴勒斯坦是在联合国成立后二十年内发生的，因为当英国在一九四七年将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占有的土地不超过巴勒斯坦领土总面积的百分之六。然而联合国大会毫无正当理由地把大约相当于巴勒斯坦总面积百分之五十四的土地批准给拟议中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就立即占领了而且现在仍然占领着巴勒斯坦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点四八，这样就从阿拉伯人手中抢夺了巴勒斯坦。这种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土扩张绝大部分发生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之前，也就是说，发生在英国委任统治正式结束之前。另外，当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尤其是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所有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时候，这对于我们——对任何阿拉伯人，无论是叙利亚人还是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人——都构成了一种扩张主义的和侵略的政策。

157. 我愿宣读一下刊登在十月十日共同报上的下列叙述。这段叙述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由英国广播公司出版的世界广播提要中报道的。该报在那里叙述道：“共同报声称，十分明确又毫无疑问，叙利亚人必须付出代价，而这次应该是一笔高昂的代价。确实，失去了的生命是无法补偿的，然而，流血牺牲者从地下在哭喊着要报仇雪恨。”

158. 埃班先生，然后科麦先生在他们上次和今

天的发言中，就对于联合国宪章和总停战协定应负的义务论述了许多。埃班先生竟然引用了我国代表在一九四九年安理会〔第四三四次会议〕上所声明的话：“叙利亚政府遵守它的诺言，并完全尊重它所缔结的协定。”

159. 前几天向我提出的问题，事实上正如今天所提出的一样，就是，我们是否遵守总停战协定的条款和规定。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这个答案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以色列双方的联合国记录中是可以找到的。首先违反协定的一方是以色列。请允许我提醒一下科麦先生和安理会各位代表，正是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以色列正规军在叙利亚领土范围之内进攻了叙利亚。安全理事会调查了这件事，并且通过了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第九十三（一九五一）号决议。该决议的第11段指出，安全理事会发现“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以色列政府部队采取的空中行动……构成了对安全理事会第五十四（一九四八）号决议中的停火规定的破坏行为，并且，这种空中行动与停战协定的条款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是不相容的；”。

160.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五一年。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对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关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以色列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行空袭的控告〔S/7419〕又该怎么说呢？这件事正如某些安理会代表们曾说过的那样，是八个星期以前的事。以色列确实继续执行了一种越过停火分界线进行军事进攻的侵略政策。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屡次遭到了以色列部队的侵犯。以色列已受到安全理事会五次，联合国大会六次的谴责、申斥或斥责。不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还是其他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它们都从来没有由于军事进攻以色列或其他任何国家而遭到联合国中任何一个组织的谴责。因此，我们的答案是明确的。我们的记录是不辩自明的。

161. 为了向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和世界舆论彻底澄清这个局势，请允许我强调一个要求，请秘书长向安理会提出一份关于自从混合停战委员会成立起直到目前为止全部分界线上的局势以及混合停战委员会所进行的活动的报告。这一要求是由摩洛哥代表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在安理会〔第一〇六三次会议〕上向秘书

长提出的，后来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又得到了约旦代表的认可。〔S/7281〕

162. 至于对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决议应承担的义务，我在这里只能列举一些可据以调查以色列违反行为的标题。这些标题是：驱逐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违反联合国决议，宣布耶路撒冷为首都；不顾联合国决议以及一九四八年安全理事会有关停火决议的各项指令和规定，扩张以色列领土；吞并非军事区，包括不与混合停战委员会合作；对联合国人员及其机构的待遇；占领联合国办公处所；监禁联合国人员；完全抹杀停战机构；如前所述的军事侵略；拒绝承担国际义务。

163. 多年以来，每当以色列认为需要时，它就吁请联合国当局，求助于联合国的威望；随后，在其目的实现时，就又全然无视联合国。

164. 今天尼日利亚代表就我们与混合停战委员会的合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这促使我回到我们正在讨论的要点上来。目前我们面临着一个涉及边界事件的局势。我想在这里提一下我在安理会第一三〇七次会议上的发言。在该发言中，我概略地叙述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与停火监督组织和混合停战委员会合作的政策。

165. 同联合国机构进行充分合作一向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我国政府的立场。我反复声明并肯定，我国政府随时准备通过联合国机构，更具体地是通过混合停战委员会，进行工作。另一方面，安全理事会在前几次会议上曾经提醒以色列当局要它与混合停战委员会合作。上一次这样庄严的决议是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的第一七一（一九六二）号决议。这项决议谴责了以色列对叙利亚的进攻。其后在该决议的第7段中提醒各方促使混合停战委员会恢复工作。该决议称，安理会：

“要求以色列政府和叙利亚政府协助参谋长履行其对总停战协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职责。而且敦促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便使混合停战委员会恢复工作，并充分利用混合停战机构。”

166. 今晚，关于与混合停战委员会合作问题，

我们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明，一份是以色列发言人的声明，另一份是我代表我的国家叙利亚的声明。正如我们收到了秘书长就所谓事件和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指控的报告一样，为什么不能用完全相同的方式通过秘书长取得一份关于哪一方与混合停战委员会合作，哪一方不与它合作的问题的报告呢？这样也许会使安理会将问题进一步澄清。

167. 因此，应该被提醒对总停战协定负有义务的正是以色列。假如以色列遵守了总停战协定，假如以色列不是在总停战协定墨迹未干时就违反了这项协定，那么，安理会早就不需要开这些会议了。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和混合停战委员会是调查这个问题的适当的联合国机构。

168. 科麦先生在他上次发言中，认为有必要谈论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统一以及这种统一是怎样实现的。遗憾的是，以色列代表在他的发言中确实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他证实了我们的论点，以色列是作为一个楔子用来分离亚洲阿拉伯和非洲阿拉伯而建立起来的。主席先生，一些民族有分有合，我认为，这样的历史发展在你的国家里也是发生过的。因此，我不能不说，我完全赞成来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我的兄弟科尼先生今晚的发言〔上述第148段〕：“科麦先生和他的特拉维夫当局应该知道，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无论是统一在一个国家里，还是分住在两个国家，牢不可破的血统关系、共同遗产和同一命运会使他们永远团结在一起。”

169. 科麦先生在他上次发言中，进一步谈到了驻在也门的埃及军队的情况。今天，也门代表向你，主席先生，递交了一封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所写的信〔S/7559〕。我认为有必要援引信中的下列部分，以便澄清这个问题：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遗产的基础上的，这遗产包括：语言、宗教、血统、风俗、传统以及原则上的统一，目标上的统一和命运的统一。也门人民全力以赴地为取得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完全统一而奋斗，以此作为千百万阿拉伯世界的人民所渴望的全阿拉伯统一的第一步。在这个范围内，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有的合作是一个民族内部的合作。也门革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人民为也门革命成果所作出的牺牲。”

170. 主席先生，如果你许可的话，我想保留在必要时作进一步发言的权利。

171. **主席：**没有其他安理会代表要求在这次会上发言了。那么我们就此休会，以后再開。我们期待秘书长答应给我们的有关视察的报告，并且，在接到这个报告后，为了尽早召开一次安理会会议，我将同安理会各位代表进行磋商。如果没有人提出异议，我将认为大家同意我的意见。

下午六时四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